

作品：一枚印章 得獎者：侯紀萍

侯紀萍，一九六九年生，文大文藝創作組畢業。曾任雜誌編輯、企畫。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、法律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獎、雙溪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。目前就讀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班。



得獎感言：

從不認為自己會寫「短篇」，或許與文學啟蒙之初，長篇小說開啟的閱讀經驗有關。而比賽要求的字數像持續下降的出生率，或是認真品味文字的人口一樣愈來愈少，於是，在難得可以喘口氣的時候，小品的文章像製氧機的一口純氧，暫時濾淨了烏煙濛濛的心肺。

短小的文章之不易寫，猶如微小的記憶難以保存。能夠得獎，總是感謝。

一枚印章

搬家的隔天，我回到舊屋整理還來不及過濾要不要帶到新家的雜物。在外觀不辨價值的大型塑膠袋中，一一翻檢它們的內容物，清一色是舊壞了卻蒐藏多年的垃圾。在許多廢棄的瓶罐中，一枚印章散發著破敗的光澤，朝我的眼睛襲來。

這是一枚擁有盒子、自備印泥的印章，黑色亮面的塑膠材質早已傷痕累累。小時候，它總像穿著一套質感光滑亮潔的黑色燕尾裝，被母親安靜的和錢包收在同一个抽屜裡。那扭曲的篆體字，在藝術的美感中，雕刻著父親不在場的威嚴。置物的抽屜裡，我沒有希冀過鈔票，只想擁有這枚印章。在那個考卷和成績單還需要家長簽名或蓋章的年歲裡，每當成績未達母親或老師訂定的標準，我就會處心積慮如何偷拿到這枚印章。於分數和心情一樣沮喪的試卷上，印蓋進父親鮮紅的名字。漫長的成長時光中，它總是代替缺席的父親，見證了我學習歲月裡，數不清的榮耀和屈辱的時刻。黑色的印章不只參與了我青春時期的學習生涯，更激發我無數的想像力。在還不知道印章原來只要花錢就能篆刻的單純裡，如何能輕易的得到它，曾是童年一個既豐富又邪惡的夢想。

逐漸長大，才發現它其實是一枚容易取得的印章。母親將之與所有和財產相關的印鑑分開，次要的文件，一律使用這枚印章，例如孩子的考卷和成績單。許多次，我大膽地握著墨黑的印身，將豔紅

的泥膏烙印在白卷的試卷上。繳回考卷時，老師問我：你爸爸看了沒說什麼嗎？我低頭無語。老師搖頭，大概以為父母太過縱容不管教小孩。殊不知我幾度充當心虛的家長，一面責備，一面慶幸自己擁有凡事寬容的母親，和不在場的父親。

印章雖然取代父親執行他的工作，事實上，父親對那些不理想的成績與表現完全一無所知，印章遮蓋了所有羞恥的祕密。共同生活以後，祕密被揭發，父親憤恨辛苦的一生付之水流。一切只是騙局一場，由印章所主導，鑄造的血紅鈴記成為罪魁禍首，災難的源頭。身兼犯罪工具與犯罪證據，既是無辜的被害人，又是加害者，在我和父親短暫重疊的人生裡，鐫刻進永遠無法減去的傷痛。

父親死後，我的人生也走到不再需要嵌蓋家長印章的路口，文件資料不填監護人，家屬可以是自己。往後，我將趕赴的每一場考試，無論成績優劣與否，都不再膽怯一枚猩紅印章的注視。然而缺少了父親的眼睛，踩踏過的路途，並沒有因此更平穩順遂。

打開印章的盒蓋，早已乾硬的赭紅印泥，像年邁父親依舊炯炯的目光。我收下這枚印章，不是護身符或紀念品，為青春的一場見證，那不在場的在場，是父親的凝視。

記憶的輕重

◎ 阿盛

表面上寫一枚印章，實際上寫的是自身的成長與親情。作者選擇這樣的方式，可謂頗具慧心。

文中誠摯自述因害怕責罰而做過的小惡，這種小惡應該許多人都有過。而愧對親人的心情，寫來令人產生同感。

結尾兩段，表意適可而止，反而有餘韻，足以發人省思，很好的手筆；作者確實知輕重。